

美國地下報紙的發展及其前途

祝 基 滢

一 緒論

美國地下報紙(Underground Press)的發展，始於一九五〇年代的中期。在其發展的初期，由於言論偏激，內容污穢，編排怪異，其發行數量極為有限，它的存在不為社會所重視。但在過去十年中，美國的社會問題，如黑白、吸毒等問題日益嚴重，加以越戰的「升級」，和近年來的經濟不景氣，失業人數激增，一般青年人和黑人對控制美國政治、經濟、和經濟制度的所謂「正統」(establishment)勢力，抱着敵視的態度，標榜「反正統」(Anti-establishment)的地下報紙言論，正投其所好，成為他們的精神食糧。因之，地下報紙的數字，由最初三、四家，發展到今日的三百餘家，它們不但遍佈美國各大城市，且亦流行於各中上學校。非但如此，美國海內外的軍事基地，亦時有不定期的地下報紙出現，其影響之深遠，可以想見。

一位美國新聞學教授曾對地下報紙下一定義：地下報紙是一種由被社會排斥的份子為其他被排斥的份子所編寫的出版物 (A publication written by the alienated for alienated)。所謂被排斥的份子，包括嬉痞、急進份子、逃避兵役和逃學的青年、黑人、以及同性戀者。由於這類報紙的內容多反映着吸毒文化(Drug Culture)的精神，而吸毒是非法的行為，故一般新聞事業即稱這類反正統的出版物為地下報紙，以別於正常的地上報紙。

二 地下報紙的發展

為瞭解地下報紙的性質，最好先瞭解其發展的歷史。地下報紙的歷史很短，嚴格而言，僅有十六年的歷史。一般人認為今日地下報紙的始祖應是紐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鄉村之聲」(Village Voice)週報。該報首創於一九五五年的十月二十六日，發刊的目的在於對抗被政客和黑手黨(Mafia)黨徒所控制的該村正統報——「村夫」(The Villager)。「鄉村之聲」指責「村夫」是為飼養貓狗的老婦人所出版的刊物，它忽略了年輕人的興趣和需要。

美國地下報紙的發展及其前途

「鄉村之聲」發行後立即成為紐約地區年輕狂妄的詩人墨客和藝術家的園地，他們大胆地批評社會，抨擊政府，談論所謂新文化，美國「民族」(Nation)雜誌曾於一九六八年著文評論「鄉村之聲」。該文說「鄉村之聲」內容充滿了挑撥性、猥褻不堪入目的特寫和評論。該報也是美國現代新聞出版物中第一個以猥褻文字著論的報紙，這種作風已成為今日地下報紙的特色之一。

在政治上，「鄉村之聲」標榜社會主義，它反對種族的壓迫，文化的歧視，和社會的不平等。該報創辦人之一梅勒(Norman Mailer)曾說：「無論在思想和感情上，我都希望有一場戰爭。」他所謂的戰爭，係指革命而言。又該報的一位早期編輯魏爾克(John Wilcock)也說：「一個優秀的編輯應是一個時常惹事生非的人。」

顯然地，「鄉村之聲」的其他編輯人員，並不如梅勒和魏爾克持極端思想。也像地上報紙的發行人一樣，「鄉村之聲」的大多數股東都以實利為重，以賺錢為目的。該報今日的發行量達十三萬份，為美國發行最廣的週報。它在經濟上的成功，並不代表它在地下報業中的權威地位。反之，大多數的地下報紙認為「鄉村之聲」的言論，過於保守，它的讀者大眾已不再是「被社會擠棄的份子」，因此一般地下報業人員已經不將「鄉村之聲」視之為「同業」。

第二家成功的地下報紙是洛杉磯的「自由報」(Free Press)。該報最初是洛杉磯「新生博覽會」中的刊物，稱之為「博覽會自由報」(Fair Free Press)，創刊於一九六四年五月，其後轉變為地下報紙。它以反對警察的「暴行」，和詹森的「大社會」政策著稱，又以鼓吹嬉痞文化，宣傳搖滾音樂而為一般青少年所樂讀。但是，「自由報」最大的特色是其分類廣告中，充滿了男女青年徵求異性或同性性伴的廣告。這類廣告後來為其他地下報紙所取法，成為它們廣告收入的大宗。

「自由報」也像「鄉村之聲」一樣，以反抗正統力量的先鋒自命。「自由報」所反抗的主要對象是代表着中上階層的洛杉磯時報。洛杉磯時報曾經

承認對下層社會的文化和黑人文化少所接觸，因此給「自由報」可乘之機，數年之間，「自由報」版面從四頁擴張到四十六頁，發行情況從初期的數百份增加到今日的十萬份。

在地下報紙的發展史上值得一提的尚有加州柏克萊的「鵝報」(Berkeley Barb)和紐約市的「另一東村」(East Village Other)。

「鵝報」創刊於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三日，以版面醜陋著稱，有「世界上最醜陋的報紙」之稱。該報創辦人史舍爾(Max Scher)是一個左傾急進派的中年人，原無新聞事業的經驗，但他堅持「鵝報」應迎合一般羣衆以及自由左派份子的趣味。柏克萊是一個大學城，也是美國西部自由左派份子的集中地，史舍爾這項編輯政策果然吸引了廣大的讀者羣，尤其「鵝報」反對柏克萊學校當局的言論，更獲得學生領袖的支持，一時洛陽紙貴，銷路激增，三年之內該報從毫無所有，發展到價值二十萬美元的美國三大地下報紙之一。

紐約的「另一東村報」是由詩人卡茲曼(Allan Katzman)，畫家包華特(Walter Bowart)和新聞記者魏爾克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創刊。卡茲曼說該報是美國第一份以藝術型態出現的報紙。「另一東村」完全脫離了新聞編輯的原則，版面無欄數的限制，新聞編排成圓形或成一圖案，像藝術品一樣，它的色彩作為表達情緒的媒介，又以連環圖畫代替社評。

由於編輯人缺乏經驗，經濟無基礎，以及政治的因素致使地下報紙的死亡率很高，但舊的消失，新的誕生，據統計目前經常發行的有三百家地下報紙。地下新聞人員稱這三百家報紙為「三百個指頭」(300 fingers)。他們認為每一家地下報紙代表一個伸向舊社會的指頭，合三百個指頭的力量，足可撕毀整個舊社會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制度，而代以「反正統」份子所標榜的嬉嬉文化，吸毒文化和所謂社會主義的制度。

近十幾年來地下報紙之所以能如雨後春筍之蓬勃發展，應歸因於一種廉價印刷術的發明，此即「透印術」(Offset)。利用這種印刷術，報紙發行人只要以美金五十元左右的代價，就可以出版一份小型報紙。「透印術」的發明使報業不再是資本家的專利了。

爲這三百家地下報紙供應新聞資料的有兩家新聞通訊社。

一、「地下新聞社」(Underground Press Service)。該社的經營方針採取美聯社的合作制度，由社員報紙供應新聞，然後轉發至其他報紙應

用。該社係於一九六七年由「另一東村」的創辦人發起設立，在成立大會中約有二十家地下報紙參加，會中規定會員的基本義務有三：一爲同意免費供應新聞；二爲時常在各報刊登會員名單；三爲免費交換各社員所訂閱的新聞資料和出版品。

「地下新聞社」設總部於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Phoenix)。該社編印地下報紙名錄，其中包括各報負責人姓名、發行量、印刷設備、廣告價目、財務狀況等。此外該社設有圖書館一座，內藏有關地下報紙的資料。該社亦爲地下報人提供服務，解決技術、行政和財務上的問題。

二、「解放新聞社」(Liberation News Service)。該社的組織和經營方針有如合衆國際社。該社每週兩次供應各報社新聞、評論、特寫、照片和連環圖畫。「解放新聞社」擁有龐大的採訪網，它的文字記者、攝影記者和漫畫作家等遍佈全美各地。「解放新聞社」現有訂戶五百，除地下報紙外，訂戶包括蘇俄的塔斯社，中共的新華社，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各大報社和電視廣播公司。

「解放新聞社」常有獨家新聞供應各地下報紙，例如一九六八年春天，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暴動時，該社人員是僅有的新聞記者和暴動份子同在被學生佔領的建築物內，「解放新聞社」因而擁有詳盡的第一手資料和照片，各地上新聞機構曾出高價搶購這項新聞和照片，該社以其服務之主要對象爲地下報紙，而拒絕地上報紙的要求。

該社是在一九六七年創設於華府，次年春天移設總部於紐約市，它對地下報紙取費低廉，約每月十五美元，對地上報紙每月收費則高達一千元。

「解放新聞社」自稱爲招募和訓練急進新聞人員的公開機構。一九六八年六月，該社曾舉辦講習班，訓練有志於地下新聞事業和「運動媒介」(Movement Media)的人士。該社創辦人之一蒙哥(Ray Mingo)曾解釋「運動媒介」的意義於下：「通過年輕人的傳播媒介，我們可以控制所有的傳播媒介，以求進一步的控制政府。」他以學生報紙成功地煽動學潮爲例，證明他的「運動媒介」的理想，終有實現的一天。

三 地下報紙的內容

地下報紙的內容，反映着青年人不滿現實和逃避現實的心理。

在地下報紙的分類廣告中，經常刊登着父母尋找子女的廣告，例如，「仁人君子如知悉吾女雪莉下落者，請賜電費城××××××……」；又如：「雪蘭，請與家中聯繫，家是溫暖的，歸來吧，勿使我日夜焦急，母。」或「格爾，希速歸，我們都愛你，想念你。」

爲什麼有這麼多的美國年輕人脫離家庭？爲什麼他們厭惡學校，痛恨教會，不滿政府？他們自認爲生長在一個不屬於自己的世界中，生活在不由自己選舉的政府統治之下；他們埋怨無權選舉政府官吏及議員，却有服兵役和納稅的義務。（作者按：美國國會最近才修改憲法，降低法定投票年齡爲十八歲，過去年滿二十一歲才有投票權，而年滿十八歲者，就有服兵役的義務。）

這些年輕人發覺，現實的世界並不是課本上所描述的那樣理想；貧富懸殊，黑白人種間存在着不可征服的鴻溝，城市中罪惡遍地，那裏不但無清淨的土地，也無清新的空氣。他們要改造社會，却不知改造之道，他們發現社會問題的解決并不如解決物質問題之簡單。這一代的美國青年人是在自動化的社會中長大，在他們的思想中，以爲一切問題都在「按鈕」的方式下解決，待其接觸到複雜的社會問題後，才發現現在現實的社會中，許許多多的問題都不是「按鈕」所能解決的，於是乎他們要澈底的改造社會制度，但是社會的固有力量的太過強大，并非年輕人的力量所能動搖，因而他們悲傷、失望、頹唐，以吸毒來逃避現實，以蓄長髮着異裝來表示對現社會的反抗。

在悲傷、失望和頹唐中，少數的年輕人發行地下報紙，道出他們的理想和心聲。在這種生活環境和心理狀態下所編輯出的報紙，其內容自與一般報紙迥異。

在分析地下報紙的內容之前，應先瞭解地下報人對「新聞」的認識。地下新聞記者格拉斯（Marty Glass）在「灣區碼頭」（Dock of the Bay's）第三期上曾就「新聞」的意義，作如下的解釋：

——真正的新聞是一天廿四小時內在社會上所發生的常事。

——真正的新聞是無依無助的孩子臉上的表情。

——真正的新聞是那租賃而來的破舊房屋的本身。

——真正的新聞是苦待失業救濟金和社會福利金時臉上失望和屈辱的表

情。

——真正的新聞是那些製造利潤給不勞而獲的人的工作和公司。

美國地下報紙的發展及其前途

——真正的新聞是那些被遺忘、被怨恨的、生不如死地住在老人院裏，或住在子女們所供給的空寂房間裏，日漸衰萎的老人們的生活。

——真正的新聞是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貧病交迫的生活。

從以上的「新聞」定義中可知，地下新聞人員所重視的是社會上的病態。他們認爲這種病態是社會的全貌，他們不承認忽略了健康的一面，因爲在他們看來，社會上并非健康的一面。

在人物上，地上報紙歌頌華盛頓、林肯、麥克阿瑟、艾森豪和太空人，地下報紙則崇拜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胡志明和越共游擊隊。在新聞的種類上，地上新聞事業報導國內外大事，婚喪生育等人生大事，體育和經濟新聞等，地下報紙則着重暴動、毒品、搖滾樂，反常的性知識和宗教預言等。

一般而言，一九六七年以前的地下報紙的內容，偏重於嬉痞文化的闡揚。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間，這類報紙普遍地成爲急進的政治人物的傳聲筒。由於在政治運動上受到挫折和打擊，近兩年來，地下報紙又以文化爲重。雖然如此，地下報紙仍可以內容的着重點，分爲以文化爲出發點，和以政治爲出發點的兩大類。前者以洛杉磯的「自由報」，柏克萊的「鴿報」，和紐約的「另一東村」爲代表；紐約的「衛報」（Guardian），「胡言亂語報」（Rat），華盛頓的「自由報」，費城的「自由報」，「黑豹」（Black Panther），和加州灣區的「運動報」（The Movement）是後者的典型。不論是政治或以文化爲重，地下報紙的內容都顯示三大特徵：

一爲新聞報導的主觀性。柏克萊「鴿報」的編輯室內張貼着一份標語：「捐棄偏見——除非它是在我們這一邊」。這一標語充分地代表了地下報紙編輯政策。原則上，地下報紙人員稱聲捐棄偏見，然而只要與他們有利的，不惜在新聞報導上摻雜偏見。他們認爲，新聞的客觀性，並不能表示新聞人員對新聞事件的關心。他們主張，新聞人員要「介入」新聞事件，并直接參加行動；客觀就是漠不關心，這是新聞人員的罪惡，而非道德。

二爲不公允的新聞報導。與主觀性相關聯的新聞政策是「一面倒」的新聞報導。一般新聞報導貴在公允，不論記者本身的立場如何，他應在新聞中報導各方面的意見，讓讀者來判斷是非，抉擇行動。但是地下報業人員則認爲，地上記者的所謂「公允」，以及報導和評論分離的原則，忽略并歪曲了殘酷事實的本質」。地下報人卡茲曼曾在「展望」（Look）雜誌上爲文說：「

我們的新聞報導并非基於完整性，乃基於對新聞事件的反應」。新聞記者由於家庭、教育、政治、宗教背景不同，對每一事件當有不同的看法和反應，如果僅藉着本身的「反應」，來報導新聞，自難求公允。但是公允與客觀并非地下報業人員所追求的理想，他們所着重的是在新聞報導中，表達記者的感觸。因此卡茲曼稱地下新聞學為感觸的新聞學，或指尖的新聞學(Journalism through fingertips)。

三為猥褻的廣告。除了前述的尋人廣告之外，地下報紙廣告中，以黃色的廣告最具特色。青年男女利用地下報紙，刊登廣告，徵求異性或同性的性行為伴侶。如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發行的柏克萊「鴿報」有多則類似下列二則的廣告：「年輕貌美的女郎為君按摩，電話……」；「英俊的男士為您作挑逗性的按摩。您的快樂，就是我的滿足。電話……」。黃色書刊和黃色影片的廣告亦充斥各地下報紙，甚至有歐洲各國的書商和影片商在美國地下報紙刊登廣告。另一大宗的廣告即為搖滾樂的唱片，和地下酒吧間。

地下報紙也刊登各種專欄，最為著名的是有關嬉痞社會的醫藥和衛生常識的「喜不苦啦醫生」(Dr. Hippocrates)專欄。該欄主稿人是史恩菲爾特醫生(Dr. Eugene Schoenfeld)，專門解答嬉痞人物的性行為和吸毒等問題，此項問題的解答不可能在地上報紙的醫藥顧問專欄中獲得。因此該專欄盛行各地下報紙。自一九六九年八月以來，舊金山的地上報紙之一「星期日記事報」也按期刊登此一專欄，可見其受美國年輕人歡迎之程度。茲自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發行之「太平洋太陽報」(Pacific Sun)上摘譯二則問題，以見該專欄之性質：

一、「史恩菲爾特醫生：我已經好幾個月不穿着乳罩了，偶然穿用一次就難過得要命。最近有位男士告訴我，長此下去，到三十歲時，我的乳房會垂到腰間。他是開玩笑呢？還是真有此可能性？」

二、「史恩菲爾特醫生：美國醫學會的新任主席說，將在本年六月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中指出，吸毒會導致性無能和不健全的生育，據我個人的經驗，我懷疑此項報告的真實性。事實上我發現吸毒反而會增強性能力。願聞高見。」

另一種流行的文章是討論星占學的專欄。星占學已成為嬉痞所信仰的理論。在這類專欄中，地下文化的理論家主張統一宗教、科學和技術，討論印

度的玄義，介紹佛學和孔子思想，并宣傳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理論。

四 深受共黨新聞哲學的影響

列寧說：「報紙的任務不限於傳播思想，教育羣眾和吸收政治同路人。報紙不僅是一個集體的宣傳者，集體的煽動家，且為一個集體的組織家。」列寧主張利用報紙來瞭解民情，組織民衆，并發展民衆的運動。他曾說：「革命家今天要以報紙來支持學生示威運動，明天支持失業工人的暴動，後天發動農民的起義」。換言之，報紙是革命組織的一環。

在革命時期，列寧曾為報紙的編者，他認為新聞人員的另一任務是搜集並報導人民不滿現有制度的消息，並利用他們不滿的情緒，使之成為暴動的導火線。毛澤東也說過：「在世界上存在着階級區分的時期，報紙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

美國地下報紙的言論，深受這種「鬥爭工具」哲學的影響。這些報紙不但報導美國部分人民不滿現實的消息，加以渲染，并積極地參加所謂「革命」的行動。例如舊金山一家地下報紙——「快時報」(Express Times)——曾刊登一專文，介紹如何「僅以四塊錢的代價製造炸彈」，和如何組織「十人行動小組」，執行爆炸的任務。此文經各地下報紙轉載後，美國各種爆炸事件，層出不窮。最明顯的例子是紐約「胡言亂語」報每次在長篇連載製造炸彈的專文後，紐約市就發生一連串的爆炸事件。一九六九年七月和十一月，紐約市幾個大公司、銀行和政府機構之被炸，可為明證。美聯邦調查局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逮捕爆炸案的兩個疑犯，一為「胡言亂語」報記者兼廣告經理，另一為「衛報」的通訊員。

底特律「第五階級」報(Fifth Estate)建議其讀者「每天屠殺一豬」(Kill a pig a day)。所謂「豬」係警察的別名。該報并用全頁篇幅刊印「殺豬指導」，其中包括如何製造定時炸彈，事發後如何逃避警車的追蹤，和如何潛往加拿大等要點。

由「學生民主社會」組織所支持的「運動報」也指導反徵兵的示威者，佔領街頭，建立陣地，與警察作戰。該報曾表示：「我們只是試驗戰略。這并不是游擊戰，或武裝起義。不過我們是在播散反抗的種子。」

華盛頓的「自由報」在尼克森總統就職的前夕，刊印慶祝遊行的路線圖

，另用套紅標出示威的目標區，該報告讀者：「攜帶大量的雞蛋，蕃茄和爛水菓。一切行動應發生在賓夕凡尼亞大道的北端，因為南端在事發後無路可逃。」

以上幾個例子說明了至少若干地下報紙，已接受了共黨的新聞理論，以報紙作為煽動羣衆，組織羣衆，和直接參與鬥爭的工具。

至於地下報紙言論主觀，行文偏激等，亦是共黨新聞理論的另一表現。在共黨的新聞理論中，沒有客觀、公正、真實和讀者興趣的原則。劉少奇雖然於一九四八年在「對北京記者團的講話」中指出「新聞要客觀、公正、真實、全面」和「新聞要有普遍興趣」等，而在毛澤東份子看來，這種論調是「階級熄滅論」，這是「一套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取消黨的領導的全民新聞的反革命綱領」。（見新華社一九六九年七月廿四日北京電：「首都新聞界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舉行批判中國的赫魯曉夫大會」。）

傳統的共黨新聞哲學不以報導事實爲重。曾任塔斯社社長的包爾古諾夫（N.G. Palgunov）於一九五四年在莫斯科大學演講新聞的概念時曾指出：「新聞報導不必着重事實，但它必須追求一項既定的目標。……新聞應有教育性和指導性。」

地下新聞報導之不求客觀，不掩飾偏見，正如蘇聯和中共新聞之缺乏真實性。

五 結語

地下報紙的成長，固係由於美國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年輕人對現實社會悲觀失望所引起的反常現象，但地上報紙忽視了年輕人的興趣和需要，以致造成新聞事業和年輕人間距離，亦是另一不可忽視的因素。

地下報紙自稱爲革命的報刊，不但在言論上主張革命性的改革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且在報紙編輯理論上亦推翻了傳統西方新聞學原則。不但如此，地下報紙編者以嬉痞藝術的觀點，來編排這一新興的報刊，它的面貌也

像地下報紙的編者，和它的大部分讀者的服飾一樣，給人一種奇裝異服、反乎常態的感覺。

地下報紙的歷史短暫，僅有十五、六年之久，像十五、六歲青年的思想一樣，它的言論尚未定型。大部分地下報紙的言論都擺盪在政治和文化之間，他們時而受急進派政治份子的影響，採取激烈的言論，妄想一朝之間推翻舊社會的一切制度。他們在政治運動上遭受打擊和挫折後，則退而談論嬉痞文化，介紹東方的宗教哲學；有的地下報紙編者甚至放棄一切，隱居到山區，過着遁世的生活。

無疑地，若干地下報紙的言論和作風，深受共黨思想的影響。少數地下報紙編輯企圖以報紙作爲政治鬥爭的工具，作爲組織羣衆的機關，但是他們缺乏系統化的思想，作爲政治鬥爭的基礎，故亦缺乏固定的羣衆基礎，有之僅爲一羣情感衝動的年輕讀者。這些人沒有堅定的思想和確定的人生觀，他們與其說是政治運動的羣衆，不如說是「地下文化」或「吸毒文化」的成員。紐約「另一東村」報曾作一讀者訂戶調查，發現該報百分之九十八的訂戶曾有服用迷幻藥或吸毒的經驗，百分之七十一曾接受大學教育。這項簡單的統計數字是否具有代表性，尙待進一步的研究，至少它可作爲大多數地下讀者的寫照。

地下報紙對社會的影響如何，以及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如何，尙待時間的證明。在美國新聞史上有革命報業，黨派報業，和黃色報業等時代，廿世紀的後葉是否會被未來史家命名爲「地下報業」的時代，端視今後三十年美國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而定，同時地上新聞事業是否會改進編輯政策——重視問題的根源，少作浮而不實、誇張性的報導，和重視年輕人的興趣——也將決定「地下報紙」的命運。這一代的美國年輕人被稱之爲「迷失的一代」，但他們不應視爲「被排斥」的一代，如何將這一代的年輕人納入社會生活的正軌，是當務之急，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它很可能成爲共黨毒素滋生暗長的溫床。

蘇聯人口的結構及其變動

鄒宇光